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歸田瑣記卷七

小說



福州梁章鉅撰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而吾鄉村里輒將  
故事編成七言可彈可唱者通謂之小說據七修類稿云  
起於宋時宋仁宗朝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  
之事以娛之故小說興如云話說趙宋某年又云太祖太  
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賢存齋詩所謂頭首女無  
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則其來亦古矣

封神傳

吾鄉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蟹家所有嫁其長女者次  
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無憂負也乃因尙書武成篇惟爾  
有神尙克相予語演爲封神傳以稿授女後其婿梓行之  
竟大獲利云云按史記封神書云八神將太公以求作之  
舊唐書禮儀志一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  
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天  
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八各以其職命焉太平御  
覽十一引陰謀所載與此畧同而以祝融元冥勾芒蓐收

爲四海神名馮修爲河伯神名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  
神皆驚云云則知太公封神有如此說今人於門戶每書  
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亦非無所本矣

三國漢義

閩西故事載福州解州關公本不姓閩少時力最猛不可  
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至一冬啟窗越出聞墻東有  
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墻詢之老者訴  
云我女已受聘而本縣舅爺聞女有色欲娶爲妾我訴之  
尹反受叱罵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劍徑往縣署殺尹並

其鼻而逃至瀆關關門圓形捕之甚急伏於水旁掬水  
洗面自照其形頰已變蒼赤不復認識挺身至關關主詰  
問墮口指關爲姓後遂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賣  
肉其賣止於午後卽將所存肉下懸井中舉五百斤大  
石擡其上曰能舉此石者與之囚公道至舉石輕如彈丸  
擡肉而行張追及與之角力相敵莫能解而劉元德賣草  
履亦至從而禁止三人其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云  
云語多荒誕不經殆演義所由出歟 按今時以五月十  
三日爲關帝生日見明會典今會典亦循舊按察但子平

家推算八字爲四戊午則非也公死於建安二十四年己  
亥元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下果戊午僅四十有二耳戊  
午乃光緒元年考通鑑目錄是年四月庚午朔五月己卯  
朔無戊午日且古人所生日記年月日不及時故唐李虛  
中推命猶不以時見韓昌黎集 按今演義所載周倉事  
臨據魯肅傳貂蟬事陸探呂布傳雖其名不見正史而其  
事未必全虛余近作三國志旁證皆附著之

### 金聖歎

今人鮮不閱三國演義西廂記水滸傳卽無不知有金聖

歎其人者而皆不能道其詳王東澂柳南隨筆云金人瑞  
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游戲具得而旋棄  
棄而旋得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必虛明靡來附之某宗伯  
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啟丁卯  
五月降于金氏之卜者卽指聖歎也聖歎自卜卜所憑下  
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切然多不軌于正好評解稗官詞  
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  
也繼又批西廂記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  
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

肆言無忌遂陷于難初

世廟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許吳縣令  
不法事巡撫采國治方睡合于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  
諸生羣哭於文廟復逮繫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  
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與大獄  
廷議遣大臣卽訊并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傳  
會逆案坐斬聞聖歎將死大歎託曰斷頭至痛也而聖歎  
以無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云

神木

歸途過杭州由城外西湖取道小憩淨慈寺中見輩以運木井爲疑寺僧云相傳爲宋嘉定時道濟大師因起淨慈殿需大梁棟悉由此運出適殿材已具後後到之一木卽仍存井中言之鑿鑿語似不經然佛力無邊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何燕泉餘東厚錄載永樂四年肇造帝京宮殿工部尙書宋禮承命取材於蜀得大木若干於馬湖一日木忽自行所過聲吼如雷巨石爲闕膚寸不損事聞詔封其山爲神木山建祠祭享此事史雖不載而時代甚近諒非子虛則淨慈之事何足爲怪記嘉慶辛酉余在京過夏具

年京畿大水順天府屬三河等縣水高數丈有木直立水中而行端與水平端上恒有光夜望若燈或有龜魚蹲其上相傳爲龍造官取木也邑父老有知其事者謂木取於平谷縣深山中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輒一取其歲必大水又有老嫗言幼時其戚某家北山下一日有六七人如木工狀暮夜村中皆不肯留因詣戚某家憐而止之宿天明客尙未起穴窗以窺但見魚鱉縱橫於地驚而退乃遙呼曰日高矣頃之客出故如昨也臨行置一物置檐間爲謝囑勿移動及水發村廬盡淹此家獨無恙云道光癸未

夏淫雨爲災直隸百餘州縣皆成巨浸先是三月間有十  
三人衣青藤襪襦袴皆一色腰斧鋸過平谷西門外飯肆  
各食素饅頭告主人以取木歸與前辛酉過其店者形狀  
相類衆皆正疑恐復被浸至是果然然則龍宮伐木事有  
明徵佛殿運木理亦可信矣

釣臺詩

七里離舟中偶從篷窗望見釣臺高倚天半回憶四十餘  
年前曾經登眺此景如在目前偶以指示兒輩有踴躍欲  
繫纜一登者船中舵工水手皆不欲謂登臺者多不利遂

止余曰此語不必盡然然記嘉慶辛酉年公車過此時同

計偕者五人齊北顧視陳西山國銓吳和廷觀樂皆不欲

登余與陳虎舟觀賈勇防其巔嘗有詩紀之是科北顧

成進土西山和庭皆大桃一等惟余與虛舟打碇環而回

則不可謂俗彥之竟屬予虛也因繙示我周行中詩句示

之謂羞見先生面二語固已明明害我耳恭兒問此詩有

可考否余曰此詩見元詩選爲趙蒙齋所作蒙齋名璧字

景仁雲中懷化人官至平章政事元詩選亦只存此二十

字惟利名二字作卿相亦不知其何所據也

首縣

小住衢州府城西安合某極言衝途附郭縣之不可爲國  
舉俗諺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亞貴流  
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語熟在人中未漫堂詩廊隨筆已  
載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常述此語則其來亦遠  
矣近時有作首縣十字令者二曰紅二曰圓融三曰路路  
通四曰認識五曰不怕大虧空六曰圍棋馬鈞中中  
七曰梨園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九曰主  
恩憲德滿日常稱頌十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語語

傳神酷肖或疑認識古董四字爲空泛不知南中各大省  
州縣交代全憑首縣核算有不能不以重物交抵者余在  
江南嘗於萬廉山郡丞承紀處見英德石山一座備徽瘦  
透之美中有趙融北先生鶴鶴款字云係在丹徒往內交  
代抵四百金者又於袁小野郡丞瑒處見一范寬大幅山  
水亦係交代抵五百金者使非認識古董設過此等物何  
從判斷乎若第十字所云則亦惟南中衝途各缺有之偏  
遠苦瘠之區尙繫躋不上也

典史



各縣典史為流外官古但稱吏攢而已然往往亦擅作威  
福有為作十字令者云一命之榮稱得兩片竹板拖得三  
十俸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書發  
得七品堂官身得八字衙門開得九品補服借得十分高  
興不得曲終索雅則非但雅讓而官威矣

上衙門

州縣衙察情狀各省大略相同桂林有分段編為戲齣者  
尤堪噴飯一日烏合二日蠅聚三日鵲噪四日鵠立站司道班  
五日鶴驚六日是超七日魚貫八日鷲伏九日蛙坐十日

猿獻諸十一日鴨聽十二日紙疑十三日蟹行十四日鵝  
飛十五日虎威各喊與夫十六日狼餐十七日牛眠十八日蟻  
夢此皆余所見所聞者當時不覺其可笑歸田後歷歷憶  
之真可入啟顏錄也

清客

都下清客最多然亦須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有編為十  
字令者曰一筆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  
圍棋六齣昆曲七字金詩八張馬鈞九品頭銜十分和氣  
有續其後者曰一筆好字不錯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

不吐四季衣服不當五子圍棋不悔六齣崑曲不推七字  
歪詩不遲八張馬吊不查九品頭銜不選十分和氣不俗  
則更進一解矣程春廬曰果能如是雖近今翰苑諸君何  
以加此然吾見亦罕矣

酒台

酒令有雅而譎者宋人卽向之如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  
同人或曰光武師渡滹沱河旣渡未濟或曰劉寬婢羹湯  
朝衣家人小過東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  
大畜當時益指王荆公也前明陳詢忤權貴被謫同僚送

行因餞席說令陳循曰壽字三個車余斗字成斜車重車  
遠上寒山石徑斜高穀曰印字三個日水酉字成酒日日  
日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壽字三個直黑出字成黝

直直焉往而不三黜有張李一人五相諱者張名更生

李名于里因席間舉令李曰古有劉更生今有張更生手

申一本金剛經不知是胎生是化生是卵生張曰古有趙

于里今有李于里手中一本刑法志不知是二千里是二

于五百里是二千里又江南無錫令卜大有善戲謔聞新

任宜興方令者年少而有口才與同僚武進令商議其日

有公宴預擬一合欲以窘新宜與既入席卜曰我有一合不能從者謂一巨觥乃曰兩火爲炎此非鹽醬之鹽既非鹽醬之鹽如何添水便淡武進令曰兩日爲昌此非娼妓之昌既非娼妓之娼如何開口便唱新宜與方令曰合不難還只是冒犯卜老先生衆曰但言之方曰兩土爲圭此非烏龜之龜既非烏龜之龜如何添卜成卦衆乃大笑服其敏捷或云此前明方大司馬

時事

### 燈謎

韻鶴軒筆談云燈謎有十八格曹娥格爲最古次莫如搶

損格增損卽離合也孔北海始作離合體詩其四言一篇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饑釣闔白漕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園子臧海外有截隼逝墮揚六翻不奮物儀未彰龍蛇之螫比他可忘致旋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效言深藏按響安行誰謂路長此詩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如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爲魚字第三句時字第四句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爲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爲魯字餘皆倣此此外復有蘇黃諧聲皓首粉底正

冠正履分心素心重門垂柳諸格要不及會心格爲最古  
國語秦客爲屢辭於晉之朝范文子知其三此謎之緣始  
也在左氏則有河魚炭突之言在樂府則有藁砧石闕之  
句皆近於謎將未施諸燈耳國初毛際可作七律十六首  
每句隱一古人姓名其在孟子內遂爲傳作近時偶閱七  
孀見冰天謎虎中一百二十八首頗有思致如一點胭脂  
打赤也爲之小傳語報平安打直不必信紅旂報捷打克  
告於君人人盡道看花回打言游過矣恨不作第一人打  
氣次焉官場如戲打仕而優且打下上其音走馬燈打夜

行以燭無燭則止喫烟打食在日則吐之亥打一時半刻  
亞元打又是一箇文章魁首專門名家打這人一事精尤  
爲警策余友僻賦亦嘗製四書古人謎俱能別開生面如  
郁郁乎文哉打華周准飭差打許行春風纜度玉門開打  
泄柳建安七子打曹爰絲套打編駒三千寵愛在一身打  
王驩莫把豐肌認太真打瘠環白話平生不得志打陳辛  
巨觥無力冠靈山打戴不勝古貌打陳相二尸守夜打彭  
更超陞按察司打飛廉孫打子產日躔大梁之次打離婁  
帝高陽之苗裔帝高辛之苗裔打龍子余謂之曰如日躔

大梁之次未免太典須得天文家來猜矣渠曰誰家沒得  
時憲書乎余爲語塞以是信開卷有益之言爲不謬

近人雜謎

余養疴吳門老滄浪行館中時來視余者爲蘇鼈石吳棣  
華錢植溪楊芸士吳青士諸君子病間亦不欲聞近事酒  
次惟雜舉觴言爲戲時值上元燈節或以外間街市燈謎  
相聞者卒不能愜人意因憶說部所載燈謎有極渾成大  
雅及其可解頤者如松子猜四書一句父爲分明周易語  
卻是楚騷心猜四書兩句象曰入陶止子路宿猜四書一

句季氏打胎猜四書兩句

既欲其生怕妻羞下跪猜四

書一句

儒夫有

四個頭六隻眼四隻手十二條腿猜四書

一句

牛年

兩個男的兩個女的兩個活的兩個死的兩個

有名姓的兩個無名姓的猜四書一句

華周杞游方和尚

廟無人猜四書二句

所遇者化

節孝祠祭品猜四書一句

食之

睢陽城猜四書一句

守也

國士無雙猜四書一句

信

宋筆寫詞字猜四書兩句

未同而言

干不是萬不是

都是小生的不是猜四書一句

平且

伴猜四書兩句

以羊核猜四書兩句不連

果在外

才名猶是碭廬駮

也何因要在前猜書經一句王不佳文字猜書經一句惟

學半主器莫如長子猜詩經一句大房前頭吹笛子後頭敲

破籬猜詩經二句魚鹿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猜

詩經一句與干朗誦漢書史記猜左傳一句有班馬帶見

小門生猜左傳一句老師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

語時猜官名一個玉環管嬰公獲字一輸賦得偃武修文

得閒字猜字一取春兩連綿妻獨宿猜字一 正月小二

月小三月小猜字一人從左看到右此字在口頭從右看

到左居閒都是我猜字一仲夫妻猜拳一個叫梅花三個

叫八馬猜字一語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跑一个跳一个吃

人一个吃草猜字一懸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攏來

是三百二十三猜字一非眉峯聳翠猜唐詩一句山從人

么二三四六猜宋詩一句便有梅花事父母幾諫猜鳥名

一子規洗花草堂猜鳥名村覓黑軍王猜西廂記一句全

見半點掠猜西廂記一句牛推禽猜西廂記一句會少

史公下蠶室猜琵琶記一句畢竟是文章誤用時丟在地

下不用時安在桌上猜物一木子龍單身保阿斗猜藥名

歸田讀記

卷七

三

常山獨活 三使君子 韓文公像猜四書兩句不連今日愈故退之衛宣姜

夢長庚八懷猜禮記二句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息上加息猜孟子

一句以利為本戊辰猜易經二句天數五地數五弔者大悅猜易經一

句先號咷而後笑上馬下是字下是馬上是字兩頭是馬中間

是字猜字一交

稟賦不同

昔人以夜臥不覆首為致壽之原取其夜氣之不鬱蒸又  
有百病從膈起之說蓋湧泉穴與心相通風最易入故養  
家皆慎之然人之稟賦不同有不可以一律論者相傳

曹文恪公秀先臥被僅四尺餘只覆胸腹而已赤兩足置

於被外雖嚴寒亦然劉文清相國壘臥被甚長睡時將被

摺為筒疊其下半揆入之家人俟其入於被中并將上半

反疊如包裹狀雖酷暑亦然是皆罕聞之事然兩公畢生

泰然並無傷寒傷熱之證且各登上壽考終則理之不可

解也憶余官袁浦時於霜降安榻後用兩部公鯨河上三

大窻孫寄圃節相居中左為顏惟南清帥檢右為張蓮舫

河帥文浩自已初入席坐至亥止潛帥微露倦容兩目稍

閉節相睨之而笑曰三兄睡着了潛帥瞿然曰我正聽曲

何曾睡耶節相曰三兄平日在署以何時睡漕帥曰必到亥初節相大笑復左右視曰世上人有亥初即睡者乎語畢復大笑不止且對漕帥曰君言亥初必睡今已亥正又何以不睡乎漕帥正色曰我言署中常日如此今夜有戲可觀有酒可酌又胡為必睡耶滿堂為之歡噱少頃漕帥問節相曰且請教中堂在署以何時睡節相曰我照常辦事時必到子正始睡否則丑初或丑正俱不可知到寅則乃無有不睡者矣漕帥晒曰然則中堂不必言何時睡但當言今日辦事明日睡而已合座為之大笑二公言此時

皆已年踰七十常聞人言亥子之間必須熟寐一二時否則大傷陰氣二公起居遠不相謀如此而厥後並享大年然則大貴人不可以常情測度乎

少食少睡

今人以飽食安眠為有生樂事不知多食則氣滯多睡則神昏養生家所忌也昔蘇軾詩言中身得壽之由曰量腹節所受博物志言所食愈少心愈開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衰年愈損孫思邈方書云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腹裡欲少自然睡少依此三少神仙訣了馬總意林引道書云食



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此皆古人相傳養生之  
訣而余於今人亦得其證記在京日侍戴可亭師請示卻  
病延年之術師曰我嘗學四山時得疾似怯證或薦我眉  
山道士治之道士謂與余有緣能治斯疾因與對坐五日  
教以吐納之方疾頓愈至今數十年乃強健勝昔也時師  
年已八十餘風采步履自如六十許人自言每日早起但  
食精粥 大碗晡時食人乳一茶杯或傳師家畜一乳娘  
每隔帳吸乳嘔之乳盡輒易人蓋已廿餘年師諱而不言  
也余偶問曰卽此已飽乎師大聲曰人須喫飽乎又聞黃

左田師談我直 宦歷直樞廷已四十年每夜早起不以  
爲苦惟亥子二時得睡卽足耳在樞廷日每於黎明祖奏  
摺小字不用燈光其目力遠勝少年人後師引年歸甫得  
高臥至日高時始起而兩眼驟昏矣

品茶

余僑寓浦城艱於得酒而易於得茶蓋浦城本與武夷接  
壤卽浦產亦未嘗不佳而武夷焙法實甲天下浦茶之佳  
者往往轉運至武夷加焙而其味較勝其價亦頓增其實  
古人品茶初不重武夷亦不精焙法也畫墁錄云有唐茶

品以陽羨為上供建溪北苑不著也貞元中當袞為建州  
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丁晉公為福建轉運使  
始製為鳳團今考北苑雖隸建州然其名為鳳凰山其旁  
為壑源沙溪非武夷也東坡作鳳味硯銘有云帝規武夷  
作茶園山為孤鳳翔且喚又作荔支歎云君不見武夷溪  
邊粟且粒削丁後蔡相罷加直以北苑之名鳳凰山者為  
武夷漁隱叢話辨之甚詳謂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  
城下方與西來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劍溪然又稱武夷未  
嘗有茶則亦非是按武夷雜記云武夷茶實自蔡君謨始

謂其過北苑龍團周右交極抑之蓋緣山中不睡焙製法  
一味計多徇利之過是宋時已非武夷無茶特焙法不佳  
而世不甚貴耳元時始於武夷置場官二員茶園百有二  
所設焙局於四曲溪今御茶園喊山臺其遺跡並存沿至  
近日則武夷之茶不脛而走四方且粵東咸運番舶通之  
外夷而北苑之名遂泯矣武夷九曲之末為星村鬻茶者  
駢集交易於此多有販他處所產學其焙法以贗充者即  
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辨也 余嘗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觀  
中每與靜察羽士夜談茶事靜察謂茶名有四等茶品亦

有四等今城中州府官屬及豪富人家競尚武夷茶最著者曰花香其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種而已山中則以小種為常品其等而上者曰白種此山以下多不可得得即泉州廈門人所講工夫茶號稱名種者實僅得小種也又等而上之曰奇種如雪梅木瓜之類即山中亦不可多得大約茶樹與梅花相近者即引得梅花之味與木瓜相近者即引得木瓜之味他可類推此亦必須山中之水方能發其精英閱時稍久而其味亦即稍退三十六峯中不過數峯有之各寺觀所藏每種不能滿一斤用極小之錫瓶

貯之裝在名種大瓶中間遇暑各名流到山始得少許難重滌之其用小瓶裝貯者亦懸奇種實皆名種雜以木瓜梅花等物以助其香非真奇種也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種之類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為無上妙諦矣不知等而上之則曰清香而不清猶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則曰甘清而不甘則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則曰活香而不活亦不過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須從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論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此等語余屢為人述之則皆聞所未聞者且武夷鴻漸茶絕未曾夢及此矣

憶吾鄉林越亭先生武夷雜詩中有句云他時說朋輩真飲玉斝回非身到山中鮮不以爲欺人語也

品泉

唐宋以還古人多講求茗飲一切湯火之候瓶盞之細無不考核周詳著之爲書厥所謂龍團鳳餅皆須碾碎方可入飲非惟頤瑣弗便卽茶之真味恐亦無存其直取茗芽投以瀹水卽飲者不知始自何時沈德符野獲編云國初四方供茶以達甯陽羨爲上時猶仍未制所進者俱碾而揉之爲大小龍團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勞民力

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採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置茶戶五百充其徭役乃知今法實自明祖創之真可合陸鴻漸蔡君謨心服憶余嘗每游武夷在各山頂寺觀中取上品者以巖中瀑水烹之其芳甘百倍於常時固由茶佳亦由泉勝也 按品泉始於陸鴻漸然不及我朝之精記在京師恭讀

純廟御製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云嘗製銀斗較之京師玉泉之水斗重一兩塞上伊邇之水亦斗重一兩濟南珍珠泉斗重一兩一盞楊子金山泉斗重一兩三盞則較王

泉重二釐或三釐矣至惠山虎跑則名重玉泉四壺平山  
重六釐清涼山白沙虎跑及西山之碧雲寺各重玉泉一  
分然則更無輕於玉泉者乎以有乃雲水也常收積素而  
烹之較玉泉汁輕三釐雪水不可恒得則凡出山下而有  
冽者誠無過京師之玉泉故定爲天下第一泉

百歲酒

余在甘肅脩齊禮堂軍門煥一藥酒方謂可治聾明目  
黑髮駐顏余服之一月目力頓覺勝而其方用蜜炙龍眼  
二兩當歸一兩二錢伏神二兩黨參一兩麥冬一兩茯苓

一兩白朮一兩熟地一兩一錢生地一兩二錢肉桂六錢  
五味八錢棗皮一兩川芎一兩龜膠一兩羌活八錢防風  
一兩枸杞一兩廣皮一兩凡八味外加紅棗一斤冰糖  
二斤泡高粱燒酒二十斤煮杜香時或埋土中七日更  
好隨量飲之醫門云此名周公百歲酒其方得自塞上周  
翁自言服此方四十年壽已踰百歲家中三代皆服此酒  
相承無七十歲以下人余至粵西刊布此方僚察軍民服  
者皆有效遂名梁公酒有名醫熟玩此方久而憬然曰水  
火既濟真是良方其制勝全在羌活一味此所謂小無不

入大無不通非神識神手莫能用此也自是而且三服至  
今已八年未被余用疾歸田僑居南浦有患三年瘡者乞  
此酒一小瓶飲之前後凡兩人皆應手霍然而浦人不甚  
以爲然至有若其方者曰此十八味本不無奇而活活一  
味尤不宜輕服西名醫之言正相反余聞之爲齒冷  
而已余同懷弟雲素嗜飲中年以後已成酒癆每  
日啜粥不過一勺顏色憔悴骨立如柴醫家皆望而礼走  
適其長子元辰在余桂林署中錄此方奇之灌雲素不飲  
燒酒不得已以紹酒代之曰飲數杯以次遞加半月後眠

食漸進一月後遂復元容秋余回福州相見則滯健較勝  
十年前而寡飲如故據言並未服他藥只常服此酒日約  
三斤已五年大夫紹酒之力固不及燒酒之厚然服燒酒  
者日以兩計服紹酒者日以斤計則其力亦足相敵故其  
效無同也余五十餘歲時鬢髮早白鬚亦蒼然自服此酒  
之後白髮竟爲之稍變初亦不覺惟剃頭時自見所落髮  
針不似從前之白始知髮已自有可據推白鬚如舊細思  
其理酒氣而上致於髮易見功而下垂之鬚酒力未必能  
到此理甚明也

豆腐

豆腐古謂之菽乳相傳爲淮南王劉安所造亦莫得其詳  
又相傳朱子不食豆腐以謂初造豆腐時用豆若干水若  
干雜料若干合秤之其重若干及造成往往溢於原秤之  
數格其理而不得故不食之西海九州至邊外絕域無不  
有此凡遠客之不服水土者服此卽安家常日用至與菽  
粟等故虞道園有豆腐三德讚之製惟其烹調之法則精  
懸殊有不可以層次計者宋牧冲西陂類稿中有恭紀  
緜撫任內迎 鑾盛事云某日有內臣頒 賜食品並傳

諭云果學是老臣與巡撫不同若照將軍總督一樣  
頒賜計活羊四隻豬雞八隻糟鹿尾六箇糟鹿舌六箇鹿  
肉乾二十四束鱈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並傳 旨云  
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  
可合御廚大監傳授與巡撫廚牙爲後牛世受用等語今  
人寧以豆腐爲家廚最寒儉之品且或專屬之廣文食不  
足之家以爲笑柄詎知一物之微直上關 萬乘至尊之  
注意且恐封疆元老不諳烹製之法而鄭重以將之如此  
惜此法不傳於外配余掌教南浦書院時有廣文劉印潭

學師 瑞音 之門斗作豆腐極佳不但甲於浦城即他處極

講京飪者皆未能出其右尤嘗晨至學署坐索早麥即咄

嗟立辦然再玉請設不能得其下手之方聞此人今尚仕

已為老矣又余在山東臬任公暇與龔季忠學政 守訥近

堂藩伯 詞翰 思樞 思特 鍾雲亭 大守 同飲於大

明湖之蘆荔館時侯理之 大守 為歷城令亦在座俱饌

即其所辦也食半忽各進一小碟每碟一方塊食之甚佳

衆皆愕然不辨為何物理亭曰此豆腐耳方擬於訂飯會

次第仿其法而余旋升任以去復復志之此後此味則遂

如廣陵散香不可追矣因思口腹細故往往過而即忘而

偶一觸及則饒涎輒不可耐近年僑居浦城間遇饒客必

極力講求此味同人尚疑其有祕傳也

廚子

徐興公榕陰新 檢中 載 吾鄉 舊能始先生 學佳 與二友同

上公車惟先生攜一僕凡途中飲饌之事皆先生

善烹飪二友食而甘之而微嫌其費頗有煩言一日僕請

先生與二友分爨曰我實不能伺候三人先生不肯僕即

請去先生曰我實不能以僕故而開罪於友人聽之臨行



請曰我卽當回聞但乞一信帶呈家中人俾知並非負咎  
被逐耳與之信時方行到蘇州比先生到京而此僕早已  
抵閩蓋卽蘇州發信之次日也家中人詰其故曰我實天  
上天廚星也 吾家主人乃天上仙官我應給其任使彼  
二客者何福以當之語畢遂不知所之聞此二客後亦各  
享大年蓋月餘日飽飫天廚之效云按袁簡齋續齊諧中  
亦載曹能始先生飲饌極精厨人董桃媚者尤善烹調先  
生宴客非董侍則不歡先生同年某督學蜀中之作饌者  
乞董偕行先生許之遣董董不往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

媚天廚星也因公奉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  
廚之福乎言畢升堂向西去良久不見一書所載各異而  
此屬之能始先生且徐與公與先生同時人見聞尤近必  
非無因矣余家有陳東標者頗能烹調以此誘于衆家  
因戲呼之爲天廚星實則庸手而已余於能始先生無能  
爲役則陳東標之於董桃媚又豈止仙凡之判乎

少炒肉

乾隆乙卯余留京過夏主游彤旨侍御

光緒

家時同居者

爲葉蓮山太史

大觀

黃星履

奎光

陳研農

義 二邑侯王虛

谷錫齡

陳德羽 鵬飛

二孝廉談次各舉所嗜之饌品侍御

以小炒肉爲最佳衆皆笑之然侍御廚中所出之小炒肉則實可於口無怪其侈爲俊味未幾而林樾亭先生至京飲譔間有以此語告者先生曰形首尙是講究家若我則所嗜惟肉生平行賸所經無論天涯地角但是有酒可頡有肉可飽處便足陶然酒不論精粗肉亦不論煮法也侍御與先生皆巨人長德故不苛求飲饌如此余每飯必與廚子磨牙小炒肉一味余但呼之爲寸炒錢繩頰不下箸慮了手段固拙而余則有愧鄉先哲未免爲飲食之人矣

憶在京中聞一故事云年羹堯由大將軍貶爲杭州將軍後姬妾皆星散有杭州秀才適得其姬聞係年府專司飲饌者自云但專管小炒肉一味凡將軍每飯必於前一日呈進食單若點到小炒肉則我須忙得半日但數月不過一二次他手所不能辦他事亦不相關也秀才曰何不爲我一試之姬哂曰酸秀才談何容易府中一盤肉須一隻肥豬任我擇其最精處一塊用之今君家每市肉率以斤計從何下手秀才爲之嗒然一日秀才喜告姬曰此村中每年有賽神會每會係用一豬今年係我值首此一豬應

歸我處分卿可以奏技矣姬諾之屆期果拍一全豬回姬  
說曰我在府中所用係活豬若已死者則味當大減今無  
奈何姑試之乃勉強割取一塊自入廚下令秀才先在房  
中煮酒以待久之捧進一碟囑秀才先嘗之而仍至廚下  
摒擋雜物小頃入房見秀才委頓於地僅一息奄奄細察  
之肉已入喉並吞皆吞下矣按吾鄉俗諺有云嘗美味者  
必先將舌頭用線繫住卽此故事所由來也聞者蓋無不  
發一大噱云

奴僕

子平家推人星陰每分十二官於大局往往不差余八字  
中奴僕宮最不佳聽之而已官京師十年無一如意者舊  
聞京官僕資每月京錢一千余月給京錢二千冀稍用命  
而頑梗如故時余方直軍機在家日少習家之僕率皆扁  
臥有看門周姓者因此被余怒斥口出怨言並背言如此  
薄資又復苛責只索不幹了余微聞之不與較也是夜仍  
須入直五鼓卽起飯未畢而室中鄭夫人亦披衣起余愕  
然曰爾尙抱病今日早起何事則對曰我微聞周僕要辭  
去其言甚決婢媪輩亦述其悻悻情狀今日君恰須直入

不得不早起覘之余因此遂放心出門而是午適奉出守  
荊州之命異日即須遞摺謝恩因留直不出而飭隨  
僕回家取衣服鋪蓋以進微詢周僕情狀則云照舊謹慎  
看門並不提及前語時喜報早到門矣後此僕隨予出京  
歷荊州淮海兩任司關甫以他故斥去執聞京官之僕偶  
有過失輒不敢大聲呵斥恐其即散蓋工資甚薄而又無  
他出息無怪其然迨予外宦二十年則情形頓異所用僕  
輩不下數百人偶有過失只有被逐而從無告辭者或謂  
所入較豐不無戀戀余則謂奴僕宮雖不佳而有官星照

壓之雖狡獪無所施其技非僅有所悉也自壬辰初次引  
歸家居三年只一六十餘歲者應門直奉

召復出旨到程梓庭督部謹錄出加封送閱余方照常  
早睡未起而此僕遂將此封置之几上並不促余起視即  
此一專其他可知壬寅一次引歸僑寓浦地則所用者益  
離奇百出每遇客至或自由門則可笑可怒之端不一而  
足余嘗戲呼之爲三分奴謂一人須三分之一分人一分  
鬼一分畜生也既乃靜言思之則此三分奴者又非無因  
而至前蓋奴僕之服勞於主固有財以動之亦有義以臨

之當外宦時我爲國家出力爲百姓勞心此輩既歸我任使自不能置身事外今到早眠晏起毫無所事我身旣於國家無益於百姓無關而尙責此輩以爲我出力爲我勞心豈非不恕夫旣無義以臨之又無財賄動之則此輩之隨感而應者止是自然之理大順之情又何怪乎因此心平氣和但以三分奴待之而無所怨尤於其際適讀東巖重梓劉念臺先生人譜中有警虐使奴僕一條後引傳曰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乃不覺處之坦然也

縫人

縫人通稱曰裁縫能裁又能縫也而吾鄉之學操官音者因縫與房音近訛而爲裁房衆口同音余家婦女多隨宦者自負爲善說官話亦復呼裁房不絕聲牢不可破余嘗笑之則羣辨曰司茶者爲茶房司廚者爲廚房則裁房亦同此例耳然則剃頭者亦當稱剃房裱糊者亦當稱裱房木匠亦當稱木房泥水匠亦當稱泥房平縫人之拙者莫過於浦城其倨傲無禮亦莫過於浦城浦人風尙節儉士大夫率不屑豐食美衣卽素封家亦然惟長年製衣不倦余常往來一二知好家廳事無不有裁衣棚架者縫人見

客皆皆堅坐不起余偶以語問徒詹捧之捧之曰某嘗呼  
此間縫匠爲大王蓋亦嫉其倨傲且言家中婦女輩每奉  
之如上賓惟所指揮此風殆不可化也余歸爲兒女輩述  
之無不匿笑因命家亦呼縫人爲大王而裁房之名終不  
肯改其偷竊衣料及皮絮之屬又極巧而實拙迥不在意  
計之中余宅中偶製新衣使僕輩督之輒至喧呶不止適  
余換製一皮馬褂用月色綢爲裏甫製成卽擲出令換鈕  
釦且斥之曰一鈕釦尙且釘錯似此本領何喧呶爲渠狼  
目熟視再四大作京腔曰並無釘錯何以冤我余賴身上

一翻穿馬褂斥之曰若爾所釘不錯則我之舊衣俱錯矣  
此係以月色綢爲裏非以爲面也自應照常左釦右絆何  
得右釦左絆因使僕輩盡出翻穿之長褂及馬褂示之並  
厲聲色痛斥一番渠乃嗒然不敢辯自是之後凡縫人之  
氣少衰至余家者始稍謹默天一技雖細而旣尋司其事  
卽未可掉以粗心憶將伊臣鑿錄中有一條云嘉靖中京  
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合度常有  
御史令裁衣服跪請入臺年資詢史曰你裁衣何用知此  
曰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任

事將半意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丙存沖抱  
其容微俯衣當前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相稱也此雖謂  
言卻有至理又豈此問大主所與知乎

歸田瑣記卷七終

歸田瑣記卷八

福州梁章鉅撰

北東園日記詩

早年嚮李中丞服官日必有記用資稽考自歸田後無所  
事事遂輟筆焉而山中歲月間裏居語亦不忍竟付飄風  
漫無省紀間以韻語代之三年以來忽已積成數十首兒  
輩喜其語質易曉而多逸事可傳並乞加注語以暢其旨  
則尤之乎日記云爾因自題爲北東園日記詩附八歸田  
瑣記之餘以待繼此隨事增加仍不以詩論也

狂田何事不狂狂但說無田抑又非直是有家狂不得三

山双塔隔斜暉 事詳策

小巷深深蘇厓隨方寄廬是家風運期自愧無高節那

得人皆早伯也 吾家伯也高士另姓運

滄海橫流到處唯老臣何敢即求安三時屏息蓬門裏信

是屯遭骨相寒 初到浦城日即值城中民變縣官被頑民

其抹毀勢且洵已卸在余之後門人声鼎沸余茫不知其

由非杜門屏息而已憶吳棣華同年蘇州送行詩有去住

無安土屯遠念老臣之句語最沈著為時所稱  
乃竟成夜半回舟之兆又宛為今日寫照也  
買宅由來重買鄰意何能擇且因循暴客不礙分棲檣燕

祥終婦大遊仁 卜宅之初橫道之來至不可理喻亦

一臥一壑里花園 新居本末待制章衡花園 陋巷重開馳

馬門那有滿羸餘方卷護持昕夕祝長恩 新宅本荒區余

書方卷

其 其上 警真高風不可尋松楸回首才年心梅亭山轉姚岐巖空

對西風溟濛 癸卯秋始回福州拜墓祖塋在梅亭山先

俗呼巖作去古按廣韻集韻巖並

盧是切音論則徐叶正有餘也  
投旬朋酒太勿七婦里翻成踏雪鴻祇有東園開草水頻

年庶意主人窮 任福州僅二十餘日復匆以買舟

旅滬同自康園花木未免有情



江海鎮若苦相隨今日山鄉事事宜三十年來離合迹在

聞題偏尚無詩余歷官江南嶺右長女勳嘗省讀得余會以百花畫卷賜之每一題台必題其字本

末以存泥爪但無詩耳

附蘭省和韻

萬里金城有夢隨天教移節慰民宜大人奉旨重出即授甘肅万里長

途無從隨侍自開府誠右移節吳中則無日不遊承左右也年來幸得趨庭近

香中且學詩

敢說雲天上 下隨萊衣班後亦相宜絳趺坐夢庭階盛

愧謝蘭陔澤春詩

兩家眷屬一家通惜暖憐兼卅城中最喜瓊上聽夜讀

堂西畔小樓東二女壽筵于壯後仍隨余同居垂三十載備極扶侍之勞今內外孫皆能讀書已就

宅中分東西就地矣

水複山重去住忙曉梳髮晚稱觴一年之聚何年再

繞君家蘭話堂四女蘭衡別將十年四余七十壽辰聞到此僅作一年次聚即復旋丹

附蘭衡和韻

忘卻扁舟遠涉忙欣隨雁足共稱觴祇今回首千山外

但覓神馳綠野堂

莫笑年來山澤備天香也與小園宜致身富貴何須早

滿眼雲霞只自怡

園中牡丹頗盛初次開筵招客賞之後但閉門自怡而已

頻年春色日金爵填日香風守玉瓶如此名花相澹對西

峰定有夢通靈

金爵玉瓶皆名花之異種者吳魯庭所贈也魯庭家福州西峯里

附逢辰和韻

南中死數佳花木第一難忘是玉瓶悵望東園日未得

青春何處醉刘灵

筍莊佳處徧開觴增綠來青地未荒更願主人清只免鴻

泥重踏息陰房

祝東岩屢招飲於筍莊之徧增綠軒不池而坐池之東即來青亭也惜三十年前下

楊之息陰山房未能再至

好山深處一身藏當日仗仗弟子行轉眼風流易消歇更

無人問旧書堂

余學敦南浦書院六年恆一時人又之盛今名山如用而情事頓殊矣

屋後青山關洞天間來選勝續前緣仙坑那及仙棧好釋

我相思五十年

重九日與東岩步游仙棧並尋仙人坑之勝三十年前所轉也

紛紛四部足旁樓有味青燈不外求豈為声名勞七尺漫

言志業在千秋

魏書李炎之傳云異鬼異聞心之所願是以致致授託欲能不能豈為声名勞七尺

也第三語本此

第一名區夢筆山三年勝地未重攀暗中恐若山灵笑鳥

自高飛雲自閒

城西夢筆山為此邦第一旧蹟荒廢已甚屢開試修而迄未舉行

千峰百嶂轉芝城添作山廚蟹尾羹更喜海蟾來突兀持

螯一劍助詩情蟹與蟾皆海族而建甯府往往有之自余至南浦而負擔來售者始頻至

年來老渴頗難支夢到西原又荔枝果許沈氏逐擊荔枝情

无高会續南坡此首為夢中所成適見輩好事果為

酒間忽報枇杷來白香山詩滿座齊傾大白杯何必貪心

更彈缺老鑿已齋老怪開茶京自京同過浙中先寄到餅

尚鮮

循陔遠道見深情故聽門前郭索吉莫怪長筵徒大嚼且

指詩事到山城丁兒齋眷北上過浙中寄到看蟹兩大筐

附丁辰寄詩

望雲何以寄遙情聊伴柴門剝啄聲正是菊黃橙綠候

北東園裏壯詩城

餞歲居然甘蠶粉銷寒間亦薦蟻香頻煩子舍殷勤寄竟

把他鄉作故鄉福州除夕飲家家必設蠶粉適逢兒奇到

香螺數枚遂以蠶事同仿為之美不可言時丁兒亦竟得

充銷寒之品

南宮門巷淨無塵達生子那玉舊日臺江俠客貧史生文

福州南臺我正大聲功誠是麥舟成續書圖新二生不克葬其

事憶在蘇州會助曹良圖北部想壘葬親比部繪麥舟圖為謝吳中名流題詠者至數十家

附史生和韻

誤趨歧路恨前塵舊業依然守素貧何幸義聲深感激  
畫圖慰我表旣新

附達生和韻

先疇旧德憶京塵眷念清門下士貧二十餘年霜露感  
麥舟重到浦南新

附停葬說

昔聖門之論孝也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凡以事葬祭三者並重也今人於父母無不知事其

死也無不知祭不如是則有不孝之名而無以自立於  
人世而獨於葬之一事乃若忘之果何說乎蓋死者一  
日未入土則一日之休魄未安死者未安而生者顧安  
之則生前之事如不事也身後之祭如不祭也而猶覩  
然自立於人世曰吾已盡子孫之道其誰信之今日之  
俺留不葬相習成風者其故有二一則礙於兄弟之多  
各執人見以爲此利彼或不利卽間有破除拘忌者而  
一經安葬之後他房或小有事故卽歸咎於主葬之人  
一則惑於風水之說在已毫無主見亦絕不細心訪求

或云某向不利則因之改卜他方或云某年不利又因之另擇吉日不思古人未葬者皆不釋服載在禮經且大清律中明明有職官三月而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不葬者杖八十之條此國法也稽之於古則南史載兗州刺史滕恬烏程令顧昌皆以未葬親而八仕爲清議所鄙唐書載顏真卿劾奏鄭延祚母死不葬有詔終身不齒宋史載刘昺與弟煥皆侍從以親喪未葬坐奪職又張商英劾王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轉運使判官之任既知高郵又道山清話載孫莘老入相不及一年坐

父死不葬罷斥此仕宦家所當汪下者也至太微仙君功過格云久淹親柩者百過道經又言每歲臘日北帝統率下界神祇周查人間墳墓其子孫即時修補者福之怠慢不修者禍之又云七世祖墓有一不修則子孫未能發達則又凡士民家所宜惕大者也夫道經所載旒指墳墓不修者言之沉淹柩不葬並墳墓而無之者乎今之宦家縱不能遵禮經亦奈何甘犯國法乎今之士民縱思倖逃陽律亦奈何忍受真誅乎夫既不畏國法不顧真誅則不得不正聲正告之曰此不孝之實也

庶有人心者不許受此惡名而幡然變計力挽前愆母  
論宦族士民一轉念間昔之有靦面目者將悉化爲孝  
子順孫於以消疹而迎祥豈不媿歟

春傳長屋落落稀 借廿年蹤跡費相思大雲忽作東南

我爲蒼生喜不支 徐樹人觀察宗幹合泰安時余曾以循

長城也過飲園中盡索余近刻視之勿欠留一詩而去歎

年來過此者不之名流餘不暇以片語爲小園增重此力

附徐觀察詩

回首蒼山九點輝功收霖雨羨歸田竹竿引水龍吟細

鶴夢圓辟荔羣文石上英渠紅到 何池邊

龍營珍饌燕書味喜獲珍珠找一船 吾師所賜已刻書甚富

長年梨棗似雲屯善與人同卽福門君笑雨家真好事留

香室與化東園 余好刻書而東巖亦同近復輯刊善書上

有格著詩刻梨棗之類只此兩家 極時茶兒方刻勸成近錄續錄三錄余亦

家浦人喊咄咄以爲怪事也 晒巷年來藏墨深違言獨篋雙林 項墨林 高軒過我傾

家釀竟夜虹光燭斗參 日寓浦後過容無有詢及書畫者

山過此始爲發族擇其尤者絕視之規察本暨賞家復

富收藏第一日之力曲几評賞四由來第一講事矣 御屏風上列龔黃未負江南一紙忙濟海忽聞民氣活騰

賢功幸在維桑

王頊之大守月賓久宦江南循聲卓著余於辛丑秋專疏保薦遂由直牧權守來閩

時徐樹人觀察方奉諱歸去而履之即補守

贛州刻為淮民憐旋為厚民慶也余丑秋在江南疏薦者僅五人履之與練笠人皆出直牧權守但雲湖即於是冬權兩淮都摺而黃石等今已開府舅求矣

真畏出門合客來柴扉頓為故人開如何袞袞披肝侶都

作紛紛相習同年來故人過此者如蘇龍石督部楊雪狀

不忍

捨去

驚心薄俗太支離失笑高門半守雌一紙扈詞何足算三

年五度遭楊枝

年五度遭楊枝

海城鋼婢之風牢不可破余曾撰鋼婢說一篇以代暮鼓晨鐘乃殊少警者余到

清甫三年而遺婢至五次皆不收其身價而申兩婢乃

從鋼婢之家博覽而掠之首不可謂但以言感人者矣

附鋼婢說

古礼女子二十而嫁有欲則二十三而嫁明以二十二

為最遲也孟子曰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誠以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婢女亦女也天下之最窮而無告者

莫如鰥寡孤獨然此四民者即不幸猶必其相兼而而

其無妻無夫無父無子皆至於垂老而後廢非窮於人

實窮於天也若今之使婢則幼而賣身於我父母不能

相顧非孤而何值應嫁之年而禁錮之使不得嫁非寡

而何至老不嫁則終身無生子之望非獨而何以一人

婦日貴記

卷八

九

之身備歷其窮而又非天之所使而咎有所歸也仁人君子其能熟視而無睹乎况婢女長大情竇必開倘姦淫事發不但誤其終身而中壽貽羞本家亦难以自解甚至生子及從而殘害之忍心害理其罪益大獨不思及累報念及子孫平吾願凡有使婢年將二十十二歲者必須亟爲擇配否則聽其適人薄給本土之財若本主有心禁錮許婢家自陳於官而族鄰爲之舉首有隱蔽者亦坐之以法其擇嫁者尤在不論身價只求得所便咸得各遂其生庶不至殊行刻薄以干神怒而召天

次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惟是東報之說論也乎孫之念亦私也今之有使婢者大約皆讀書明理知友識字之家試使日持此文而反若尋繹之必默然有所動於中語云人之欲善誰不如芳實有無繇官長之善勸文字之激者否則冥然同竟天然不顧吾甚現其不得齒於吾民不得立於人世而將不可一朝居也其報云乎哉乎孫云乎哉

鄉隅俗尚本無憑親見充街赤鳥會今日裏翁偏古異一

雙朱履萬年藤

二十年前浦城士夫無不穿朱履者聞以說皆不能答亦不知何時而盡改也近昔



蘇時那倅寄贈天  
台萬年藤杖一枝

花辰雅集筍筵開有官形容慘沮來誰信九泉能避劫可

憐一紙晚聞雷偶以花朝施客有最後至者顏色慘沮眾皆怪而詰之則曰內先墳方被掘棺內金

銀器為之一空余官我我分送厚驗誰何以付之不問客

茫然曰此墳建於十餘年前若我得早讀此文何致有今日之禍余曰但屬無此以往人人皆守吾說亦何可救之

附厚殮說

有詢於余曰山縣患盜而其禍莫烈於斲棺比年此案疊出官亦無如之何巨紳富戶尤惴惴焉何以止之余曰惟禮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哂之曰死者必殮禮也

古字殮本作斂取斂手足形而已會典及通禮 前註

官員喪禮越日小殮三品以上舍用小珠玉五七品以

上用金玉屑五又云加殮衣三品以上五稱複三禮二

五品以上五稱複二禮一六品以下二稱複一禮一過

此則為踰制而悖禮夫珠玉而云小金玉而云屑但取

容口可知其言殮衣至七品以下而言舍但稱七品以

上其以下之不得用舍可知舍之用尚有制也其敢如

今之金銀壓首珠玉周身乎問比年破案者率係女棺

然則以厚殮而招盜亦明矣而凡子孫之殮其親者毋

之強其女家長之強其婢幼必曰肅厚而無薄是名  
為愛之而適所以成之無益於死者之毫末而徒貽以  
身後之灾割膚之慘在子孫為不孝在父母家長為不  
仁而推其原則由於不合禮而已故吾曰惟禮可以止  
之夫循禮自可消患於無形不循禮其罪即極於不孝  
一不仁而無以自解然則仁人君子能無思變計哉

移居贈我石為兒問字頻來浦酒積七十九齡尚清健老

來第一老門生 史生性以石益陳酒為壽今年七十七矣

數百年來一石盆無端飛八北東園從來壽世閑文字安

得坡公雪浪痕

大方石盆亦購自詹氏者三面離淡頗工而字共一面甚為鐫數字為銘非敢擬正

州雪浪盆也銘云此數百年物曾成州梁氏北東園中他年當入浦金石志也 道光乙巳夏建炎老人書

文翁雅意訪名師說士渾無黨援疑誰料信信起羣喙公

門一紙大離奇

郭少師見侯忽語余曰南浦書院至今尚未得師音深甚意鄙意竟在老同年矣侯

與遂見為乙卯同年故云余朋告之曰我若省居則君延余皂掌教自無不可今余挈家住此則此局人乎不宜因別學所却以對侯以為然乃定款後竟有以梁紳頂薦邑侯勉從等語列名控訴者大不可解

附述辰和韻

知工何必子方師一嚇偏來腐鼠疑莫怪佩蘭爭砥竄

城中索索本無奇 後一語合用昌玉路詩意

人生由命豈由他用韓句人海風雲宦海波七十愚車聊自

慰且憑見輩神筆歌七十壽辰適五兒子共取一十句廣政菊部以助爾觴始臨之

偶向門中作小忙新知田李去商量更信見輩談因果散

作人間翰墨香恭見方輔功戒錄余與以舊聞附益之

頻年未悔守柏林諸色諸光昭主隔百朶花支一月久始

知佛種與凡殊豈自能以優休安花一盆見贈可之三年不花今夜忽抽二前百花鼓拱一月始謝

光色異行

邂逅城西賞菊筵符將再入大溪沿鳥衣亭樹重重改觸

我相思十四年東岩招至大溪沿田宅春菊憶王辰秋筆家寓此一月

三年皮骨走崢嶸夢到春明身已輕愛日且增初日奉望

雲兼慰看雲情逢兒由浦城挈眷回福州以余七十壽辰旋冒暑北來稱觴今又為異族所迫甫回

福州即復筆家來浦北東園中無隙地因令英兒分宅而居頗有聯牀語兩之樂

附逢辰和韻

烏山尖角太崢嶸追我三年蹤跡輕畫地良難迂地昔

側身北望豈恒情

敢言豪傑事崢嶸身世鴻毛孰比輕多少羣魚遊釜底

依然濛上寄閒情

夢憐少子亦恒情古訓原須賢父兄何暇燕山希寶桂但

期本色紹書聲其兒頗不悅李近與大兒同居以怡怡兼  
科為美談然如廖叔卿葉遠汀家皆五兄弟連登鄉薦而  
不入此教者以皆在其父物故之後不得稱五子此俗例  
也近惟曾繼家門有此扁現省垣公評以  
郭遠堂侍御及余家可以望此全甚愧之

附英辰和韻

敢負趨庭教誠慚蓬麻扶離望難兄一經世守談何易

愧說丹山萬里聲

且尺循陔漸養情先鞭驛路仗諸兄他鄉信美仍吾土

贏得連床聽雨聲

十餘代衍秀才家舊德清門世所家自前明至今以

河間絕文達師視閩李時曾子製書香世業四字榜於堂要向壑馳等事業莫憑京秩

詞清華余大二三兒皆以監生登鄉薦而四兒獨田秀才進取詎敘部曹因作此勗之

附映辰和韻

舊是書香世業家一衾幸獲詎堪誇顯揚報稱無窮事

但欲聯芳接棣華

天倫樂事萃華堂綠酒紅燈夜未央如此團圓良宴會可

無詩句壓清狂初伏宴於韞玉堂中伏宴於致曲山館未伏宴於思補堂山居不可無此避暑之局

不妨竟日酬嬉也

附逢辰和韻

簷鐸丁東響畫堂風輪四面轉中央冰桃雪藕涼如許

忽捧紅雲喜欲狂風輪之製以圓木為幹周圍插木扇各絲以素網中鎔鉄為柄而膏其受

手處下承以架以一人轉其柄即四座風生矣中伏日適壽研二妹由福州寄到新荔大人別有詩紀之

漫言七月去堂堂博得三旬樂未央轉瞬小池殘暑濕

延秋高會續清狂

附恭辰和韻

人意齊趨畫錦堂閉門樂事未渠央納涼正可添詩料

催句何能任醉狂

附英辰和韻

青山樓上讀書堂余受業師住皆山樓上燈火新涼夜未央且聽

陔南方視廣敢助酒趣託詩狂

附闕省和韻

人生樂事豈高堂長日虛中景未央但惜雁行千里隔

不同繞膝學兒狂壽研三妹壽博四妹時皆在福州

附三子婦婉蕙和韻

吉金貞石護深堂欣對長生頌未央翁大人所藏金石顯富始蕙日所用

視卽大人所賜長幼憶大椿當赤日無多晷從欣公狂

生無極漢氏肯也時家嚴大人遠在滬鹽官署惜余四兄弟只五哥一人侍側也

福地深愁地祇回內憂外侮困羣才此時正合抽身去且  
為名園盡一杯劉次白中丞乞歸過此留飲園中極賞水石之美稱爲名園

老來博奕豈荒湛飽食真嫌不用心藉免出門憶擾擾簡

勝午枕夢沉沉余去石喜博奕老境頗唐聊借券局作眼爲之消消暑卻午眠也

池草堂中燈火涼皆山樓下聽琅琅夜闌人靜潭無事且

把歐碑課數行雨後皆能臨歐陽信不呈甫

文運由來仗起衰彼都人士罔聞知雨林日炙余心惻無

作神羞禮亦宜浦城文昌宮久祀黃素補像兩泚日炙已不忍言甚至爲花會匪徒憑以泚人雨也

至受三釘無數余爲之惻然而都人士莫有過而問者因  
就東巖所晴書地及逢兒所存耕地德力鼎處於頑轉社

之西此舉實稱以救  
取尚不擬言微靡也

忽聞越海起狂瀾碧水丹山盡改觀坐看幢幢三閩月消

寒雅集亦閑珊白發孤雌商散利彼合色惶惶深山中奈

不終更  
可笑也

居士城南心跡清借書談藝樂將迎何緣迫促離鄉去秋

室從今有俗聲門下土祝岐山閉門讀書不聞外事城中知帶書牙談藝者惟此一人而發商之機

一到不數日即昏從登用去歲之黠  
然揚雄秋室無俗聲幸長吉句也

大府風聞曷可當承流太守亦堂堂流凡自向歐與止但

笑蚍蜉撼樹狂浦城舉商花名始由制軍訪聞旋據郡守申報省府各檄俱有明文乃被舉之家憤

加冕旁竟有集矢於余者今日渙然冰釋矣  
流丸止於歐頃流言止於智者語出荀子

側目騎陽作暢晴怨容誰復問與情玉清畢竟垂慈易一

塵甘霖起頌聲騎陽取句怨容叢起若非甘霖驟至恐民  
不聊生矣時乙巳四月二十六日山申病

叟亦為之  
加一餐也

半夜揮成喜雨詩奉明唱徧警見詞侯門都作沈沈夢翻

笑哀翁局外癡批作喜雨詩和者數家  
而已餘皆不

久惜蕉林繼墨林當年惜墨並如金翁草溪師嘗言真墨  
林深蕉林皆收藏家

情無著南來北至多新得助我煙雲一室深  
福州至恭見

錄可考從京師歸皆有新得書畫時余方輯  
退菴題跋將脫稿矣因此復有增訂

附逢辰和韻

書畫禪兼翰墨林不分瓦注與黃金零兼片楮關文獻

亦費蒐羅歲月深今春在家蒐裝書畫數十冊皆前明  
及國初時人吾鄉先姑居其人半增

八是跛者亦  
十之二三

附恭辰和韻

蒼翠吾家翰墨林相逢何敢吝揮金雲山花草齊收拾

謹報高堂願海深時大人文輯金古書畫是跋以尙少  
宋人畫蹟為嫌屬恭辰於北行之便

稍為物色適過吳中以重價購得趙幹米元暉趙子  
固各真蹟以報大人喜甚每披讀明為浮一大白焉

病入膏肓豈易甦嶮嶮虎角起長吁他年若若若盧龍賣我

亦當時士大夫

映夷估居烏石山大興土木虎頭生角形家所最忌也聞當官已與相安而我民則

重足而立矣

出塞不辭三萬里著書與計

一千年借用近人詩句忘其姓名可憐粵

麓非屏麓望幽

有傳林少穆已賜環人問者為之喜而不寐實謠言

也一余福州老屋在屏山之麓與少穆為此鄰者數年

巾幘猶分惜字忙可知此事係天良靈心慧腕雕鏤出普

作山城妙吉祥恭見初到浦即偶為惜字之局其婦婉蕙實力襄之迎復以浦俗饋遺食物必加剪

紙吉吾其上所殘棄字跡滋多因以吉事代吉吾作為花樣種種並自撰代吉祥說疏通其意分送所知各家

附婉蕙和韻

為襄善處不嫌忙意美還應並法良吉語果能成主事

人間何處不迎祥

深閨姑姊助清忙剪剪輕痕手法良猶勝雕鏤茶果巧

家門瑣事亦凝祥幼知壽生婉蕙諸姑皆助余剪繞

必以情巧相諷其實徒費工夫不知此之有裨於惜字也

附代吉祥說

近日浦城有敬惜字紙之會誠盛舉也惟各家尚有習

而不察竟等於不敬不惜而不自知其非者常見人家

饋送食物無論大盤小盆其上每加紅紙一塊或方或



圓必嵌空剪雕四字好語如長命富貴諸事如意之類  
不知此紙本係無用之物一轉瞬即蹂躪於童婢之手  
再轉瞬且淪棄於溝瀆之區其能於收物之頃即將此  
紙隨手檢歸惜字篋中以待焚化者蓋百家不得一二  
人焉一家如此積家則多一日如此積日則多其婚娶  
喜慶之家所用尤繁則所作踐之字尤甚今欲驟令各  
家不用此紙其勢有所不能不得已思一善法以變易  
之竊念各家用此之心不過意取吉祥別無他說茲以  
吉祥之景代吉祥之字有何二致因雜取吉祥善事

作花樣十六紙分贈各家務望照此剪離以代前此吉  
祥之字以親及親廣為傳佈此事雖小藉可免作踐字  
紙之孽當更爲人家吉祥之徵夫敬惜字紙盡人所宜  
爲而士大夫尤應勸相勸懲若閭中更能隨時襄助之  
庶內外同心更無缺憾惟自求多福者鑒之矣

字紙遙遙互繼聲暮年親故信開情鹽城更比蕪城遠安

得腰纏萬貫輕揚竹圃素不言詩近爲余所桃既和余寄

亦無可消遣也余頗有重游揚州

之原而益城濱海益遠爲之余何  
鄉邦文獻其關心早惜虛糜數萬金今日卻非當務急壽

山福海軒崇深

按廖珏夫魏和齋信以奉大府諭令捐刊省志此誠盛舉而此日實非其時憶嘉慶

年間有長沙僧寄塵者在烏石山大書壽山福海四字磨崖實與彼時郡成毀張恬風氣象相稱今則名山已歸異

族差海正張狂濶常之急恐不在此也

附復廖珏夫尚書魏和齋山長書

日來接誦來函諸叨綺注承以福建通志一書待刊已

久函應付之稟梨以垂久遠仰見情深文獻誼篤鄉邦

並傳述劉制軍鈞諭令某與蘇鰲石先生首捐為士大

倡並諭應同薦紳倡始繼及官僚令即裁復以便轉達

大府等語自當凜遵惟此事本未似大府尚未能悉其

詳前此數萬金付之一擲至今嘖嘖人口衆怨未消且

通志為合省官書必應合通省官紳之力以成之自當

由大府主持通行各外郡縣選辦今轉欲薦紳倡始官

僚繼之於名不正於言不順况以目下情形而論外侮

未退離務方殷他處所不敢知即以某現居浦城而論

舉商之事未息半載以來死亡逃匿者屈指可數現在

迫呼日至紳富尚皆重足而立惴惴於心若一波未平

一波復起斷難冀其望風慕義踴躍從公某伏處山邑

有家難歸閉戶養痾不預時局愚昧之見聊布區區尚

望閣下與在省同人從長計議或仰藉大府風聲竟能  
集事亦未可知某必竭盡綿力以步諸君子後塵斷不  
肯置身事外也專此復請道安順壁侍兼統祈明鑒不  
備

歸田瑣記卷八終



跋

四十強任七十致仕經有明訓無所謂歸田也然古者出  
則從政歸則明農故歸田之賦發於平子歸田之句著於  
少陵降至宋人以坡公之名通猶作有田不歸之誓而歐  
公竟藉以名其書自是始以歸田爲士大夫之美談仕宦  
中人且以爲難能而可貴焉吾師蔭林梁公少無宦情通  
籍後復家居十年始出蘇滬蘇撫任內又兩次以疾引歸  
可謂難進易退者矣然惇書竊讀公所撰著一則曰歸田  
誰信本無田再則曰歸田何事不真歸但惜無田抑又非

乃知年來僑居南浦不但無田可歸直至有家而不能歸  
反覆屢形於吟咏中每令人不忍卒讀然吾師天懷淡定  
安上能鼓惇書於嶺西待公最久竊見公仕學兼優並無  
偏廢如楹聯叢話三管書話鋼鼓聯吟諸刻皆成於簿書  
叢雜之餘卽至梧州防堵戎馬倥傯羽檄交馳中夜數起  
而尙能抽暇剏成三國志考證一書其忙中整暇如此况  
今日之優游田里閉戶著書俗緣不于其想自適者乎此  
吾師歸田瑣記所由作也今秋惇書讀禮山中忽承吾師  
以脫稿寄示自言此書仿歐公歸田錄而成惇書伏讀之

餘竊謂歐書自序成於治平四年其時實尙未歸田歐書  
不過兩卷吾師書雖亦一百一十餘條而益以日記詩數  
十章計分八卷較歐書多至數倍歐書多錄朝廷遺事士  
大夫笑談吾師書亦同其意而考訂詳明包孕繁富中間  
如議馬頭議江口議大錢戒停葬戒厚殮戒錮婢諸條尤  
爲濟時之要務警俗之若衷可坐而言可起而行則視歐  
書之用心尤有維繫意宜諸君梨公之同好以無負吾  
師一番戡筆之勤因殫旬餘日校勘之勞付之手民刊而  
序之工旣告歲復述作者之本意書於冊後俾讀是編者



71021095

知吾師出處之大節經世之要務咸備於此庶無負吾師  
奇示之殷懷云爾又聞吾師近方撰師友集若干卷舉數  
十年感恩知己之跡悉以韻語鋪之而復畧敘其生平梗  
槩附見其投贈詩文悖書賤名亦幸廁其後行將脫稿成  
書願吾師仍以清本寄示俾得先讀爲快或再與校讐之  
役以忝附大雅之林是尤私衷所怵禱也夫悖書謹識

歸田瑣記跋終



